

◇电光倒影

乔宗玉

《建党伟业》的表演盛宴



《建党伟业》剧照

献礼片《建党伟业》明星璀璨,虽然有的角色仅仅惊鸿一瞥,却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电影中,刘德华扮演的蔡锷是第一个亮点。刘德华这位已近“天命之年”的香港知名小生,将护国将军蔡锷的铁血柔情刻画得入木三分,可见其下了苦功夫。我首先惊讶于刘德华脸庞的清瘦,同时目光如炬,与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蔡锷形象几乎如一辙,然后,刘德华的身量、气质很适合民国的军服,英气逼人。影片中,蔡锷与小凤仙离别一场戏,一句“奈何七尺之躯,已许国,再难许卿”,完美地注释了这场英雄美人的旷世之恋。小凤仙的饰演者是名模 Angela Baby,20 出头的她娇美动人,精致的发髻、华丽的服饰,十分符合小凤仙这位民国名妓的形象。

刘烨扮演的毛泽东,在辛亥革命后亮相,刘烨高大的个子,经过化妆后更大的双眼,使得青年毛泽东散发出卓然不群的气质。毛泽东为了寻找救中国的道路,参加过新军、入湖南一师读书、领导“驱张运动”、办《湘江评论》,建立中国共产党……刘烨的毛泽东,是初出革命茅庐的毛泽东,是在成长道路上偶尔也会有迷茫的毛泽东。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戏,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,穿着土气,略有些怯怯的,出现在北大教室,想旁听自己心中敬仰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课,而胡适一入教室则对这个陌生来宾进行了“盘问”。毛泽东不甘心被拒,再次诚意恳求,胡适才答应毛的请求。我查过史料后,才知道胡适其实只比毛泽东大两岁,而五四时期,他们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

吴彦祖扮演的胡适,不仅仅扮相像,连气质、说话的感觉都很“胡适”。吴彦祖早年在电影《游园惊梦》中演过一个革命者“邢志刚”,穿着中山装,很有民国知识分子的味道。时隔 9 年,他再扮演民国人物——胡适,多了几分成熟。我没有见过胡适的录影资料,但从他的逸闻、文章能判断出,这个人极温吞、平和,他那几段恋情更是被当代史学家喻为“不死不活”。吴彦祖演的胡适就是温温吞吞的样子,说话慢条斯理,不急不慢,透着睿智,也透着欧美绅士的范儿,由此可见,吴彦祖也是做了功课的。

王力宏扮演的罗家伦,是当代观众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位人物。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,他写下“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,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”的口号。王力宏这个唱着美国嘻哈音乐走入中国观众视野的美籍华人,这回一反往常的“酷”,以一张无比纯净、上进的面容,成功地塑造了“罗家伦”形象。五四运动中,罗家伦与辜鸿铭有一场对话,罗家伦先是表达对辜的《春秋大义》的推崇,然后指责辜鸿铭不该在报纸上说学生的不好,表现了中国青年人对老一代的质疑及其单纯、热血,令人深有感触。

张震扮演的青年蒋介石,眼神也是单纯的,又带着犀利,预示着这个军人日后的腾达。陈道明一如既往的儒雅,扮演外交官顾维钧,得心应手。张嘉译扮演的李大钊有着北方人的厚道,冯远征扮演的陈独秀,几段激情盎然的演讲,让人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。

◇一地鸡毛

易水寒

越界

“你用左手写字吧。用右手写估计没多大出息了。”一个广告商对他的书法家朋友说。书法家已年届四十,还是个三流文化人。广告商认为,既然专业上无法突破,莫如搞点噱头,最常规的办法就是越界出位。常人用右手,咱就用左手。“左手写字的书法家”! 这个名号好歹也算独一无二。

当然,如果能够两只手同时写字,或者干脆用脚写,就更吸引眼球了。

越界可以通吃,成名需要越界,问题似乎就这么简单。比方说,唱京剧的,忽然加进几句川剧唱腔,或者,唱快板的在快板书中加两段河北梆子,听上去确实好玩。深受东北人喜欢的二人转,就经常这么干;正常人只吃米饭馒头,你吃玻璃碎片,你就是高人;作家写字为生,但偶像作家除了写字还在书里加送个人写真,抢模特的饭碗;选秀时男的扮女的,女的扮男的,都往中间靠。这些统统是越界典范,一般都能让人耳目一新,目瞪口呆。

看上去,这种噱头有点像歪门邪道,但凡事都要从两面打量:走正途,在专业上下功夫,诚然可贵,偶尔跨界,调节一下气氛,也不是不可以。如果确实有漂亮脸蛋,在精美文章之外买一送一,这不挺好吗? 如易水寒之流,想把自己照片送人人家还不要,若是他长得像将方舟那么可人儿,一定有信心送的。再如男扮女装的表演,一个男人装得再像,毕竟是男人在唱,也不如女性来得本真,但人们就是喜欢梅兰芳,就是喜欢李玉刚,你能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? 李谷一是艺术,人家李玉刚也是艺术。

但越界也有局限.对于越界的东西,人们一般不抱多大期待,就是看个稀罕而已。“你能用耳朵读书,哦,不错!”——完事。他还是用眼睛读书,不会跟你学。这种可有可无的态度,其实是为跨界者设置了高门槛。

那位试图用左手写字的书法家,写出的字要是和右手书法一般水平,人们都不会持久关注,除非他写得比右手还好。那么多姑娘出位扮小伙儿,也就李宇春和曾轶可闹出了名堂。越界这种事,入门容易,要想惊艳可就难了。门槛都在里面呢。不是说你敢于出位,敢于不同,有胆就能赢。他们和她们,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。否则,被淘汰的几率比正常选手还高。有一次,我听李玉刚演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那么一首的歌曲,居然被他唱得波澜起伏,高潮迭起,不由喟叹,改编这首歌得花费多大的心思啊! 所以跨界者必须投入。

而“投入”,又常常反作用于跨界者,进而损毁其人生。因为你陷进去了,真把玻璃当主食,把左手写字当常态,男人把自己当女人,女人把自己当男人,干到极致便弄假成真。想想吧,这会让你多么孤独。没人跟你交流感受。因为他们追不上你,无法感同身受。

在某些专业上有所成就的人,常常走得太远而高处不胜寒。跨界者开始起步时本来是想讨巧,但走到最后,还是要和竞争者在专业上决一雌雄,其实是与他们殊途同归了。

◇浮世逸草

陈纪明

“高”的境界

儿时,我们知道天高,却不知上天是什么感觉,不知道高的好处……长大之后走过的地方多了,方知道事物是立体多面的。

在世事的大缸里泡久了,人心不免浑浊,分不清对与错,或者说,对错已无边界。有些事情,表面对,背后错,眼前对,日后错,错错对对使人或难以抉择,或无所适从;小则误事,大则伤身。此时“高”对我们而言则是一剂通畅健体的良方。古人有云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“高”是一种“世人皆醉我独醒,举世浑浊我独清”的境界;“高”更是一种心态,是一种气质,当然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俯视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刚离家求学时,首次坐飞机。我提着厚重的行李,穿过喧嚣人群,穿过大街小巷,坐上机场大巴。路上感觉这城市繁华非常,却总是让人坐立不安。人心冷漠,笑脸交谈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利益诉求;矛盾不断,高楼耸立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生活的战场,胜者笑败者忧。对于我,前途与期望似乎比背在身上的行李要重千万倍,而重担才刚刚挑起。

飞机上天于云彩之上。从窗口望下,那城市如手掌般,许多标志性的建筑并非像众所认为的那样在城市中心。而许多熟悉的街道从未如此渺小,众观天地却直指人心! 如此高处俯看,颠覆了我传统看事物的眼光。此刻生活的琐碎和世俗的眼光,前途的担忧,甚至于这城市的矛盾与冷漠已远去。逐渐的,那一切变如尘埃,此时我心飞翔!

直至今今,我仍无法忘怀那种“高”的感觉,如同虚幻。我们的心其实可以如同海纳百川,那些琐碎和消极,压力和悲伤终像尘埃落定。每当面对困难,遭遇挫折,不妨想想曾远大的梦想,人生的漫漫长路,或是用“高”的心态作全面纵观。学会用远大去覆盖困难,用长远去弥补挫折,用“高”的心态去把自己带上高空,待你总揽全局就会立刻找到方向。所谓心高则气傲,气傲乃勇气也,勇气给予战胜困难的信心,而这都得归功于“高”。唯有摆正心态,唯有不断调节自我。心灵包罗万象,思想上天入地,眼光一望无际,这就是“高”的境界!

生活这潭水多深,用心才可量,要是一无所有,请别忘记了你还“高”这样的良方。不论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压力,或是遭遇落井下石般的打击,你都可以在“高”的境界里得到战胜的勇气。不求青出于蓝,不求高功厚禄;只求收放自如,只求无愧于我心。更多的是,我们都只是市井小民,为“高”只为生活美好幸福的小小愿望。

◇吉光片羽

高虹

一个专栏引发的故事

我长期以来编辑一本纯文学杂志《四川文学》,刊物的定位和性质决定了它一般不会有轰动效应,而我也早已习惯了一份安静和淡定。那是去年的春季吧,大约三四月份,我发现身边有些异样,有人突然对我的刊物倍感兴趣,在门外过道上追着问“这期《四川文学》出了没有?”时,我略感到一丝惊奇。隔壁我的同事回答:“还没呢,可能要明后天。”对方又说:“刊物到了就给我打电话呵,我们急着有用!”

我听出来了,问话者是我们这幢大楼另一家文化单位的办公室主任。奇怪了,文学(杂志)还“有用”,竟然很“急”?我跑出门,在电梯口追上她:“哎,你急着要我们的杂志干什么?有什么急用?”

她见我急急赶出来,不由笑道:“我们办公室正组织单位员工去海南度假,要在三亚住一周,有人说,去三亚观光游览,就以《四川文学》登载的文章为向导好了。于是,我想带上新的一期,好多了解一些三亚。”

原来如此! 从 2010 年 1 月起始,我刊与三亚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个名为“美丽三亚,浪漫天涯”的专栏,专门登载与三亚旅游文化、风景名胜、乡土人情和现实生活相关的散文随笔,而担纲这个专栏的主笔是三亚本地的军旅作家徐国良先生。

说实话,在开办这个专栏之初,我是有些担心的。三亚固然美丽,但这个面积不大、人口不过五十多万的城市,能有这么多精彩内容支撑起这个专栏吗? 天涯当然浪漫,但要把这份浪漫落实于文字,那可是一件不但不浪漫、反而十分艰苦的事情。主笔徐国良先生,是一个军旅作家,兼具文人的儒雅之气和武士的豪放之风,问题在于他还兼任三亚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,因为生性热情,社会活动十分繁忙。他能把专栏稿件保时、保质保量写出来吗? 因此私下里我还留了一手,在邀请徐先生作专栏主笔以外,还特别添加了一条:也可登载全国其他作家有关三亚文化旅游题材的作品。没想到我的担心绝对多余!

从 2010 年第一期甫始,编辑部就源源不断地收到了篇篇署名徐国良的专栏稿件! 他的勤奋和多产令我们意外,这些稿件传递出的三亚的美丽浪漫,层出不穷地涌现在我们面前,令人惊艳。

我自以为到过几次海南,对三亚并不陌生,但读着徐国



三亚美景。

良先生的作品,我汗颜地自知,自己对这个城市认识不深入,以及走马观花的浮光掠影。而徐国良用他一支辛劳的笔,让我们对三亚有了更广更深的认识。就如亚龙湾,我不止一次去过,我贪恋它的碧波海水、洁白细沙,还有鳞次栉比的星级宾馆,是徐国良让我知道,原来亚龙湾的丰富不仅在于阳光海滩、豪华会所,它还有一座更天然更神秘的热带森林公园。他将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称为“一方放牧心灵的精神福地”。

对于三亚,人们常在寒风起兮冬将至时向往它,而徐国良不仅写了《三亚的冬天》,还通过一篇《三亚的夏天》,把三亚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精彩呈现:三亚的夏天是丰硕的季节,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燥热难当,夏雨“规律得像个十分听话的孩子,招手即来,挥手即去”,三亚的夏天“风调雨顺得让农民只顾埋头播种,种啥长啥;庄稼瓜果只顾噌噌地往上长,长啥都丰收”。徐国良还写了《食在三亚》介绍三亚美食,他有理有据地向世人发布“食在三亚”的五大理由,他用生花妙笔描写了三亚美食的丰富,令人以为他是一个地道的“三亚土著”。

其实徐国良先生是湘楚出身,因为他对三亚的纵向历史、横向地理及风俗人情了解得如此深入,读者深信他是海南本土人士。记得我刊编辑在编校他的文章时,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在编辑部办公室念出了声,不时还夹杂着天津快板书的节奏,那是徐国良在夸耀三亚的美食:“文昌鸡、山东羊、加积鸭、和乐蟹本是四大海南名菜,当年的人们以为这就是海南美食的精华了,殊不知来到三亚一看,龙虾、对虾、基围虾、富贵虾、花蟹、青蟹、青衣、海鲤、石斑、鲷鱼、鲑鱼、鲍鱼、苏眉鱼、等各式海鲜,全是那么生猛鲜美。或红烧,或清蒸,或爆炒,或清煮,或生食,主随客便,别有鲜境。……”如果读者是美食家,将这一段话抄下来或录入手机,到三亚后照单点菜,不亦乐乎!

我相信在 2010 年《四川文学》的读者中,有以下几类人一定受益匪浅:一是到三亚旅游观光的游客,可以此栏目美文为他们导游了;二是准备到三亚大饱口福的食客,徐国良给他们提供了最为可信详尽的菜单;三是打算在三亚购屋置业的人;普通读者也可从徐国良先生的文章中,读到一个军旅作家洋溢着激情的家国情怀!

2010 年,一个专栏引发的故事,还有很多处于潜伏状态。

